

# 鏡中幻境

Mirror Scope

(英) 麦克·威尔克斯  
马爱农 译



穿越画中世界，瑰丽奇幻之旅。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镜中境系列

# 镜中幻境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中幻境 / (英) 威尔克斯著; 马爱农译.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0.8  
(镜中境系列)  
ISBN 978-7-5391-5874-7

I. ①镜… II. ①威… 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6097 号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05 under the title  
Mirrorscape by Egmont UK Limited, 239 Kensington High Street, London W8 6SA  
Text and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2007 Mike Wilks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14-2008-021

**镜中幻境** (英) 威尔克斯著 马爱农译

---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周向潮 上官莹莹  
装帧设计 董晓辉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15000 册  
开 本 680mm × 920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23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5874-7  
定 价 28.00 元

---

赣版权登字—04—2010—3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服务热线: 0791-6524997

# 目录

CONTENTS

引子 .....	1
1. 信使 .....	5
2. 德克·托特 .....	11
3. 希望和梦想 .....	19
4. 享乐权和痛苦 .....	26
5. 逃跑 .....	34
6. 行会 .....	39
7. 通往乌拉姆的路 .....	45
8. 学徒 .....	55
9. 布鲁尔老爷 .....	67
10. 安布罗修斯·布兰科 .....	73
11. 行会宫 .....	82
12. 秘密 .....	94
13. 更多的秘密 .....	103
14. 褪色花园 .....	112
15. 粗制滥造的世界 .....	123
16. 不速之客 .....	133
17. 食虫怪 .....	140

# 目录

CONTENTS

18. 另一个谜.....	153
19. 暴脾气的房子.....	160
20. 彩虹暴动.....	169
21. 失踪的人.....	177
22. 临时迷宫.....	187
23. 镜中境时间.....	201
24. 灵感矿.....	214
25. 出路.....	221
26. 挖掘机被挖掘.....	232
27. 《颠倒的世界》.....	245
28. 《末日花园》.....	256
29. 水晶桥.....	265
30. 彩虹釉.....	278
31. 儿童游戏.....	290
32. 逃出油锅.....	304
33. 又进火坑.....	317
尾声.....	330

## 引子

四下里应该一片漆黑，黑得像墨汁一样，比最黑的夜晚还要黑。然而不是这样！他把手举在面前，可以在微弱的光线里清楚地看到手的轮廓。这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如果他能看见，那么别人也能看见他。

他加快了步伐。光线越来越强，没有摔跤的危险了。然而，这光亮是从哪儿来的？他还是弄不清楚。脚步的回音和平坦的地面告诉他这是在室内，四周的黑暗又使他知道，自己是在很深的地底下。

还有那股气味。潮湿、腐烂，混杂着臭烘烘的野兽气息。

还有声音。这声音只能是身后某个地方传来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它们不时会停下来，他相信自己听见了嗅吸的声音。

左边突然出现动静，他僵住了，心怦怦地狂跳着。难道他这么快就被发现了？他慢慢地转过脑袋，那个注视他的人也做出同样的动作。他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发现那只是自己在镜中的影像。他走近镜子。精致的镜框已经有了裂纹，布满了蜘蛛网，镜面也因年代久远而变得斑斑点点。但是镜子里那个模糊的人影无疑就是他本人，尽管他的母亲或许已经认不出他。镜子里的逃亡

者面容憔悴，肤色如孔雀石一般翠绿。从基格岛逃出来并不难。他只用了几个小时就穿行几百英里，从恐怖的矿区逃到了这里——不管这是什么地方。然而，当他终于摸索着闯入这一片黑暗时，他觉察到一种新的危险。他很快就发现后面有个东西在追踪他，这个东西跟以前抓捕他的五行会一样狡猾，一样凶残。

他匆匆赶路，脚下水花四溅。光线越来越强，他终于发现了光源。他面前是一条被遗忘了的长长的画廊，墙上挂着许多幅画。这些画跟他以前见过的都不一样。它们已经在那里挂了很久很久，似乎厌倦了被囚禁在乏味的二维平面中。稀奇古怪的藤蔓和植物变成了活的，从画里流泻出来，在画廊的地板上延伸。那些千年古树的枝枝杈杈原本是用颜料绘成，如今已离开画布，在头顶上相互交织。由娴熟的笔墨画出的河流，此刻也从画布上泼溅出来，在画廊的地板上流淌。可以听见它们在远处遇到看不见的楼梯，像瀑布一样飞舞而下的声音。光线从一幅幅画里透出来，在空荡荡的石头地面上投下长方形的光斑，形成有规律的间隔。这使他想起城市夜里空无一人的街道，许多商店的橱窗映出的灯光。

绿人顺着长长的画廊往前走，目瞪口呆地望着那些画布。他在一幅画前停住脚步。这是夜晚森林中央的一片空地，各种植物十分茂密，有一伙流浪艺人正在睡觉。他们穿着华丽而俗气的服装。空地和树枝上点缀着几千支蜡烛，把这里照亮。就好像这伙艺人正在做着共同的梦，而这个梦在他们熟睡的森林里变成了现实。黑黢黢的树丛间隙处有一些模糊的影子，它们藏在烛光的阴影里，只等蜡烛熄灭，就要变成实体。在画面的前景处，有一些奇怪的夜行动物，跟小狨猴差不多大，身上覆盖着杂色的毛。它们长着皱巴巴的粉红色小脸，上面用细致的花纹描绘着黄道

十二宫的图标。其中一只离开了画布，在画廊地板上的亮光里跑来跑去。男人跪下身，把它捡了起来。

接着，气味突然变得浓烈了。他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不用看就知道那是什么——追踪他的那个家伙终于发现了他。那噩梦般的身形慢慢地从画廊远端的暗处出现，进入亮光里。它上身直立，两条后腿出奇的强健有力，显然奔跑起来速度惊人，他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怪物那多刺的身体前面是一颗硕大的脑袋，嘴巴大得吓人，嘴里满是针尖般锋利的牙齿，像冰柱一样长而透明。它有一双浅色的眼睛，大得像托盘一样。眼睛中间伸出一根长长的弯曲的触须，像深海的鱼一样有一个发亮的须尖。他们站在那里望着对方，对峙了许久。然后，怪物长长的翅膀一伸一缩，发起了进攻。它发出一声令人胆寒的狂吼，朝男人扑来，那根闪亮的触须有力地扫动着。

绿人把小动物塞进破破烂烂的衣服里，转过身，顺着画廊飞快地奔跑，脚步在水流里溅起一片水花。从这个怪物的结构和精致的细节来看，他知道这是卢卡斯·弗林克的作品，因而也就极度危险。但现在不是进行细致的艺术鉴赏的时候。

前面，一块块亮光间有一个缺口，露出一幅表面依然完好无损的画。来不及仔细端详漆黑的画面了，他必须相信镜符没有破损。他停住脚步，迅速比划了一个复杂的手势。他看到画面泛起涟漪，就像一道竖立的水墙被微风轻轻触动一样。他脸上露出了满意的浅笑。

接着，他便消失了！

弗林克画的那个怪物发出一声恼怒的咆哮，在那幅画前猛然停住了脚。它用邪恶的嘴巴撕咬着空气，爪子在地面上刨出很深



的痕迹。它嗅嗅空气，可是猎物消失了。它凑近画，又使劲嗅了嗅，却只吸进些灰尘，打了一个很响的喷嚏，把臭烘烘的黑色黏液星子喷在画布上。黏液顺着画布流淌下来，映出几十个变了形的怪物的小影子，而怪物还凑在画布上来回搜寻它那失踪的猎物。它触须的微弱亮光照亮了画上的一个个局部。如果它混沌无知的眼睛能够看懂面前的东西，就会发现一片雪景，树木光秃秃的，后面的山谷里挤缩着几间亮着灯的房屋，积雪使房屋奇异的形状变得柔和。雾蒙蒙的蓝色山脉给落日的天际增添了魅力。如果怪物能够更仔细地端详画面，它就能看到一串脚印从前景通向那个村落。如果它能循着那串脚印追过去，就能看到一个画得十分精致的破衣烂衫的男人，皮肤绿得像孔雀石一样，怀里抱着一个小小的杂色动物。

他正回头望着画布外，面带笑容。

## 1. 信使

野兔一动不动地蹲着。微风撩动了长长的茅草，野兔身上丝一般的茸毛轻轻波动，胡须也在颤抖。有一次，一只蜜蜂从旁边一棵龙胆属植物上飞起来，野兔的长耳朵忽地闪了一下，把它赶跑了。梅尔更仔细地观察，看见兔子嗅着空气里的危险时小鼻子的紧张动作。野兔明亮的眼睛静止不动，但它对周围的事情心知肚明。四下里没有声音，只有昆虫隐隐约约的嗡嗡声和树木发出的沙沙声。

梅尔跑到了村外他最喜欢的地方。两天前，他调制出了新的绘画颜料，就一直迫不及待地想试一试。他最近在尝试用不同的墨水绘画。他先用煤灰跟水调和，虽然能完全溶解，没有硬块，但最后生成的墨水却很稀薄，用来画画的话，很快就会褪成一种难看的棕黄色。他又想出个主意，把煤灰汁熬得浓一些，就像妈妈熬浓汤时一样。这次的墨水就很像萨姆神父用来写布道文的那种真正的墨水了。

梅尔的笔，是用一根长长的翅膀羽毛做的漂亮的鹅毛笔。他用爸爸锋利的小刀削去带羽毛的部分，然后削出一个尖头，劈开了，盛住墨水。笔很轻——就像羽毛一样轻——对他手的每个最

细微的动作都能做出反应。

梅尔坐在清香的草地上，中午的阳光暖洋洋地照着他的后背，他把妈妈的切菜板支在膝盖上。切菜板上是一张宝贵的纸，是他向神父要来的。

他画得很慢、很仔细。他画得少，看得多，只有当确信他理解了所看的東西时，才会将鹅毛笔尖落在纸上。这是一件很有趣的工作，但同时，他发现一种熟悉的惆怅感在啃噬着他的注意力。如果能有配得上眼前这生动景色的颜料该多好啊！棕灰色的野兔，翠绿色的野草，蓝色的龙胆属植物，黄色的毛茛，还有土壤那丰富的色彩。可是，颜料的问题想了也是白搭，就像他渴望住大房子、穿绫罗绸缎一样。

“你还没有画完呢，梅尔！”

野兔迅速跑走了，像是一道闪电。梅尔像野兔一样吃了一惊，转过身来。面前是萨姆神父那模糊的身影，阳光正好从他脑后照过来，形成一圈光环。梅尔松了口气，抬头眯眼看着年迈的神父：“快画完了，神父。我在想，如果我有一些颜料，就会画得更好。你知道的，更加逼真。”

“在我看来已经很逼真了。但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对不起，神父。您是什么意思呢？”梅尔困惑地问。

“啊，你忘记了最重要的部分，孩子。”

梅尔茫然地望着神父。

“你的签名！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都应该有作者的签名。来吧，梅尔，照我教你的那样去做。”

梅尔听了这句表扬的话，笑了。他把小罐子倾斜一点，用笔蘸了蘸最后一点墨水，然后专注地将舌头抵住下唇，慢慢地、仔

细地在右下角写上“梅尔金·温普”。

“还有年份，”萨姆神父提醒道。

梅尔用不熟练的笔迹慢慢写下“斯彭 21 年”。

“行了。”神父继续欣赏那幅画，“我就猜到会在这里找到你。”年迈的神父呻吟了一下，慢慢地在梅尔身边坐了下来，漫不经心地揪了一片青草放在嘴里咂着。他一边若有所思地看着那幅画，一边用瘦骨嶙峋的修长手指抚摸着他那灰色的、满是胡子茬的下巴：“这张速写画得很好，梅尔。你是个难得的天才！但这不是你平常画的主题，对吗？”

“是的，神父。你知道，我非常喜欢画一些想象出来的东西，”“想象”，这是梅尔最喜欢的一个词，“可是有时候，我想画一个想象出来的东西，却没法看清楚它，就需要找一个外界的东西作为出发点。比如，我想画一个……一个有猫头鹰身体和野兔脑袋的动物，就需要一幅猫头鹰的画和一幅野兔的画，然后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我们管这样的动物叫‘杂种’。”

梅尔念着这个新鲜词儿：“杂种。”

“你知道，梅尔，在灵魂之家——乌拉姆的圣灵宫——的大图书馆里，有一本稀有的书叫《动物大全》。这本书里有世界各地每一种动物的介绍和图片。其中有一些神奇的动物——独角兽、人鱼、狮身鹰首兽、人头狮身龙尾兽……还有杂种，比如骆驼、豹马、狐猴，还有犰狳和许多别的动物。你知道它们是什么吗？”

这么多奇怪的新名词，梅尔只能困惑地摇摇头。

“这么说吧，一头驴子和一匹马交配，它们的后代是……”

“骡子。”梅尔接口道。

“对。根据《动物大全》，骆驼和豹交配，生成另一种动物——驼豹。但如果那只豹跟一匹马生育了后代，那就是豹马。狐狸和猴子的后代是狐猴，刺猬和乌龟的后代是犰狳。”

“这些动物真的存在吗，神父？”

“有可能，有可能。但这里还有同样有趣的东西。你还记得什么是象征符号吗？”

“就是含意比自身丰富的东西，比如您的经符。”

年迈的神父摸了摸挂在脖子上、垂在褐色旧法衣胸口的黯淡的挂坠。一个圆圈里面一个正方形，正方形里面一个三角形。他微笑地看着这位头脑敏捷的学生：“没错，这是一个象征符号。象征着我的神和我的信仰。”

梅尔点点头，急切地等着老人往下说。

“所以，人鱼可以象征诱惑，独角兽可以象征纯洁。至于杂种，它们可以同时象征两种东西：狐狸是狡猾的，猴子是顽皮的，因此狐猴同时具备这两种特性，像一个狡猾的顽童。”

“是的，可它们真的存在吗？”梅尔追问道。

“我年轻时在弗莱斯特当主教的时候，碰到过几个水手。他们发誓说曾经见过一条人鱼，他们还到过一个人生活着独角兽和其他奇异动物的地方。”

“人鱼和独角兽听上去比兔子脑袋的猫头鹰厉害多了呢。”梅尔说，他为自己用这样凡俗的东西拼凑出想象中的动物而感到失望。

“哦，你错了。根据古老的传说，猫头鹰拥有智慧，而野兔是月亮的信使。所以你的杂种可以用来象征智慧的信使。”

梅尔考虑了一会儿，笑了：“那么，神父，您认为我的野兔

是不是给我带来了消息呢？”

神父微笑着，低头看着梅尔，看见他那双大大的蓝眼睛里闪着好奇的光。神父仔细端详着他蓬乱的浅黄色头发、从头发下支楞出来的大耳朵尖、沾着墨水的手指，还有补丁擦补丁的暗褐色旧衣服。他比大多数同龄的孩子瘦小，但精干结实，而且比别的孩子更有活力。他身上还有一些很难说得清的东西。他似乎拥有十三岁的年龄不可能拥有的智慧。这男孩喜欢独处，愿意自己一个人待着，不像村里那帮孩子一样喜欢扎堆玩耍、淘气。有时他们想找梅尔的碴儿，但大多数时候，大概看出他天性喜欢孤独，倒并不来招惹他。而且，梅尔对自身及环境之外的事物满怀憧憬。这个孩子有真正的求知欲，萨姆神父想，一个了不起的天才！我做得对。然后，神父大声说：“快，梅尔，我们回家去见你的父母吧！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们商量呢。”

孩子心头掠过一阵慌张。“没什么事呀。我没有偷懒，我把活儿都干完了。他们知道我要到这里来画画。他们说我可以来。”他迅速撒了个谎。

“别紧张。快，抓着我的手，拉我起来。”

梅尔把他的画和墨水抱在胸前，两人一起穿过田野向考普走去。

萨姆神父和梅尔走过村里的大路时，男孩开始放慢脚步。他不愿意回家，不想为自己的玩忽职守付出不可避免代价。

这是炎热的夏天，布满车辙的土路上灰扑扑的，他们的脚步扬起一团团灰蒙蒙的尘土。大阴沟里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里面漂浮着各种垃圾。路边是一座座低矮的平房，茅草屋顶，墙是枝条和泥灰砌的。有些曾经粉刷过，但大多数都破旧了，露出里面灰色和褐色的结构。整个村子似乎是用深褐色绘就的，只有远

处的树木构成了绿色背景。还有几抹灰色，是烟囱里冒出来的几缕炊烟，飘向清澈蔚蓝的天空。家家户户的门都敞开着，让白天的暖意给狭窄的住所通风换气。

温普家的小屋坐落在村子尽头，比窝棚好不了多少，旁边接出一间披屋。屋顶很低，小小的窗户没有装玻璃，地面是压实的泥土，撒了一些晾干的灯芯草。主屋里，那架木头织机占据了大部分空间，梅尔的父亲韦莱姆总是在不停地干活。剩下的空间里有一张普普通通的桌子和几把椅子，还有韦莱姆的炉边扶手椅。在一个小小的土砖壁炉旁，挂着一些大锅小锅，还有梅尔和妈妈晚上坐的一张高背长椅。墙脚有一个草垫子，是梅尔睡觉的地方。此外，就是他父母的一间小卧室，以及披屋里存的一些杂物。

他们走近时，村里的一帮孩子匆匆从他们身边跑过，苍白的脸上神色惊惶，像是在逃避着什么。

萨姆神父低头看着男孩：“梅尔，我们进去看你的父母之前，有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

梅尔并没有在听，他已经从那帮逃跑的孩子身上感觉到了不对劲。父亲的织机应该“咔哒咔嗒”地响个不停，可现在家里却鸦雀无声。梅尔心里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渐渐地，这不安变成了惊恐。他挣脱了萨姆神父，紧跑几步到了门前。

神父在他身后喊道：“梅尔，等等！”

可是梅尔没有听见。他冲了进去，年轻的眼睛迅速适应了屋里的昏暗。他猛然停住脚步，目光盯住一个恐怖的物体——坐在壁炉旁父亲的椅子上的，是一个怪物，那庞大的身躯使屋子显得更小。那表皮糙硬的脑袋慢慢转过来，用一只独眼盯住了进屋的人。

## 2. 德克·托特

那怪物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如果天花板很高，能容得下他那庞大的身躯的话，他会站得笔直。梅尔睁大眼睛，发出一声极度惊恐的尖叫，转身跑了出来，紧张中，怀里的东西都掉落在地。他和站在门口的萨姆神父撞了个满怀。

“梅尔，梅尔，怎么啦？”

神父紧紧地抱住他，不让他逃跑，男孩只能低声呜咽。他抬头看着老人，吃惊地发现老人并没有显露出丝毫恐惧，而且竟然笑眯眯地看着那怪物。梅尔半转过身子，更惊愕地看到他的爸爸妈妈平静地并肩坐在阴影里的靠背长椅上。妈妈不安地朝他微笑，爸爸则局促地动了动身子，似乎为梅尔的行为感到尴尬。梅尔不满地瞪着萨姆神父。

这时那怪物说话了。“你好，梅尔！”声音低沉、洪亮，却出人意外的温柔，他的乌拉姆口音很纯正。

慢慢地，梅尔转身面对这恐怖的景象，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用打量绘画物体的眼光打量着面前的这个家伙。就在那一刹那，他的恐惧和成见烟消云散了，像无数只飞蛾从旧毯子里抖搂出来。现在他看到的不再是怪物，而是一个男人——一个非常



高大、强壮的男人，穿着梅尔从没见过的漂亮衣服。更稀罕的是，衣服是彩色的。梅尔以前见到的人，无一例外都穿着土布衣服。而这怪物穿着一件长长的无袖衣服，是用细致的、布满刺绣的紫色锦缎制成，边上镶着黄褐色的皮毛，里面是一件深蓝色的天鹅绒紧身上衣。紧身上衣的袖子上有许多开衩，露出里面白色的丝绸衬衫。梅尔敏锐的目光还注意到这些开衩周围滚着细细的金边，跟他脖子上的那条沉甸甸的金链相配。他戴着一顶插着羽毛的平顶天鹅绒帽子，腰边有一个镶着珠宝的网格小兜，挂在装饰华丽的皮带上，黑色的皮马裤塞在软皮高筒靴里。他跟小屋里的暗黄色土布形成鲜明的对照，似乎他沐浴在耀眼的亮光里，而周围的一切则被阴影笼罩。

除了这些奇妙的色彩，最吸引梅尔注意的是他那张破损的脸。随着仔细端详，梅尔觉得这张脸与其说令人厌恶，倒不如说引人入胜。整个半边脸——梅尔细看，发觉是右半边——似乎是用皱巴巴的皮革做成的，但又不完全像皮革。梅尔敏锐的眼睛更仔细地观察，看出它似乎像蜡一样被融化过。上面嵌着曾经是他眼睛的东西，但现在只是一层雾蒙蒙的圆盖。在梅尔猜测是他耳朵的地方，有一个不成形的肉块，而且脑袋的这一侧没有头发。怪人转脸去看梅尔的爸爸妈妈，梅尔惊讶地看到，当这被毁容的半边脸转过去以后，他看上去完全正常。实际上，他甚至可以说非常英俊。到了这时，梅尔最初的恐惧感几乎全部消失了。

“梅尔，别盯着看。”妈妈轻声警告道，显然为儿子目瞪口呆的样子感到难为情。

梅尔暂时垂下眼睑，可是，当陌生人俯身捡起掉在地上的画作时，他又偷偷地抬起了目光。陌生人直起身，忘记了低矮的天